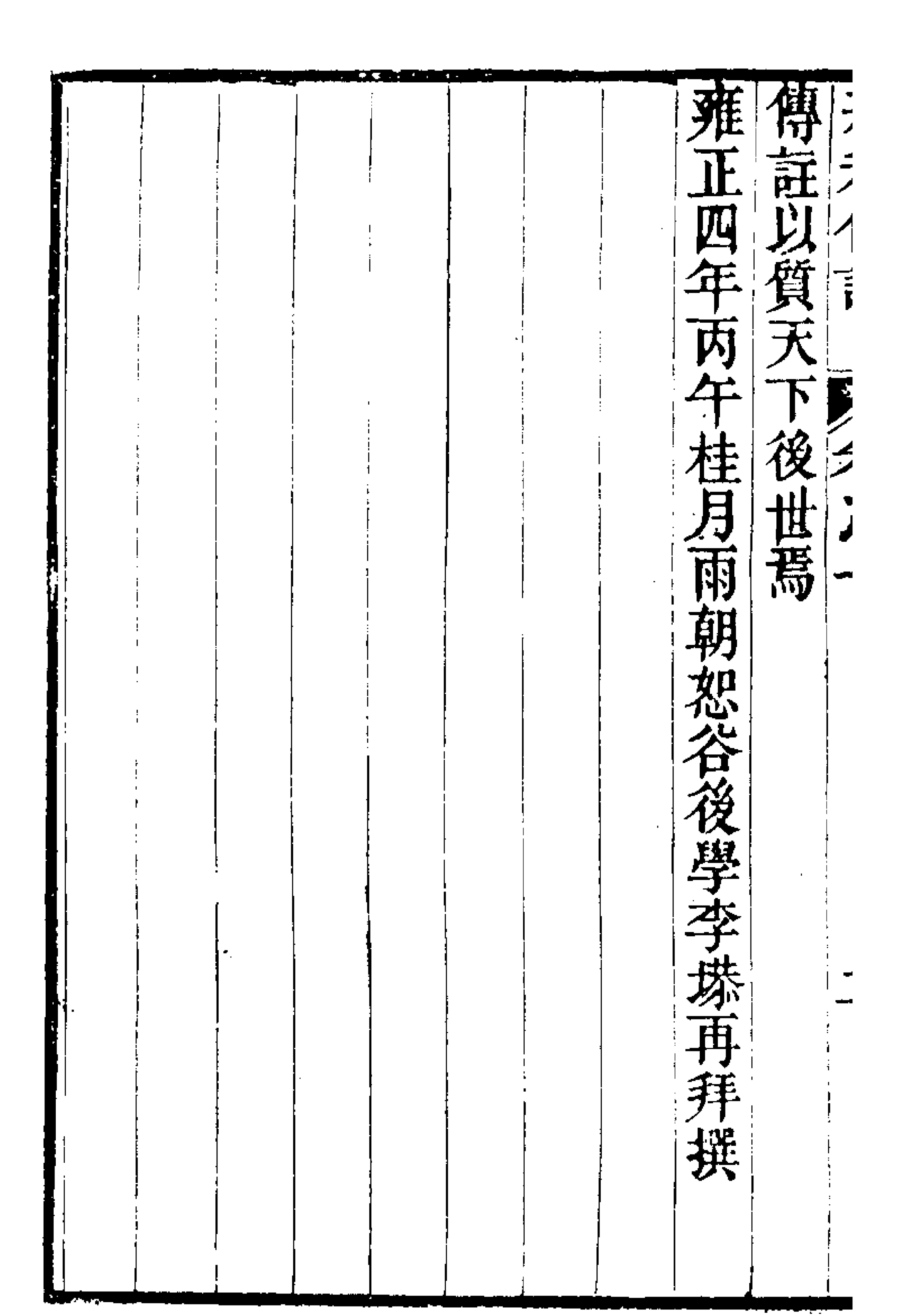
春秋傳注

春秋傳註序

堪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輙誤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在不合矯之者謂詳畧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録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

見也乃至垂暮而怨有所覬曰聖經不僭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

義而寓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覿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僭爲



傳註以質天下後世焉

雍正四年丙午桂月雨朝恕谷後學李塨再拜撰

春秋傳註卷一　起隱公盡莊公

隱公

毛氏傳曰。此魯史文也。魯侯爵稱公。史臣詞也。尚書費誓史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即稱魯侯。則隱公非亦史舊文乎。

元年春王正月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孔疏云人君即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

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卽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卽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

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水泮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卽位會同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

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　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　四時首月雖無事猶書蓋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無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四年七年

無秋冬僖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

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

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

兩書羨也聖人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

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卽位之禮周

制遭喪卽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卽位者國不可

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

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卽位史記

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卽位至二十九年王始

改元是卽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卽位仍反喪服

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敘然後史書即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弒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弒而桓即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即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

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厲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曰厲嬀且有其娣曰戴嬀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

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
子般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媵
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
始娶夫人也今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
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
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無子去卽當去而過三不去
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
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
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
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

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即選妃立之遂爲是言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邱之會申王章曰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　又按經不書即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遭變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君可知矣則與他公不

書郎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會盟周禮也王十二歲巡狩盟諸侯於方岳之下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亦為盟禮又諸侯相盟故鄭註覲禮曰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神主月諸侯之盟神主山川但春秋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則行禮而非禮矣邾即鄒也附庸小國也孔子以魯附庸顓臾為社稷之臣則附庸同於大國之卿大夫稱名宜也而儀父稱字者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言未命以為諸侯也

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則命以子爵矣又曰儀父貴之也言附庸當稱名而稱字以其能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貴之也及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無論孰爲政皆首公而後他國文則然也杜云蔑魯地夫魯擊柝聞於邾近鄰結好非衆會共伐亦可不稟於王而自行者在魯爲以大事小在邾爲以小事大在傳以稱字貴則公無貶可知春秋邾魯以蔑起以邾于益來奔終中閒會盟侵伐告訟節節相通以見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君師師則稱君卿大夫帥稱卿大夫稱鄭伯伯曰帥
師也段弟也不書繕甲將襲鄭而不弟也克勝也易
所謂大師克也鄢鄭邑不書出奔勝之而不言殺卽
出奔也不待書也封建稍沿入五倫多故而首禍在
兄弟繼此魯之隱桓齊之子糾小白鄭之忽突衛之
伋朔晉之桓叔兄弟爭殺無國無之甚至季康子嗣
位而桓子所屬之嫡子生視之已有人代爲殺且兄
弟讓位如宋宣公吳王諸樊而終成弒僚以至商臣
以子弒父商人以臣弒君敬嬴欲立其子而賊其君
夫所立之子至於友邦相殺愈難盡述而五倫胥滅

矣皆由封建世位世爵而爭奪樊然秦後封建易而郡縣世爵移而科目尺官然祿皆由朝廷欲爭無由故弒逆之禍反少於三代此封建所以不能復於後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鐵壺氏曰越語大夫種稱吳子爲天王是周人舊有此稱也惲皐聞曰春秋書天王非春秋所立之名也禮有是稱也然有時但稱王而間稱天子者舊儒以王不稱天爲貶亂道也春秋以尊王爲義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乃以匹夫之筆進退天子聖人安有是

乎說者又謂無天字爲闕文稱天子爲誤文亦非也
太史執簡記事自宜將之以敬至於王而乃多闕多
誤是卽不敬之大者可垂之爲國典乎蓋此皆據其
所來之詞也古者聘問必有辭聘儀曰介紹而傳命
命卽辭也歸含賵襚亦有辭檀公邾婁考公之喪徐
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
容居以含是歸含有辭則賵襚可知而錫命有辭不
待言矣其稱天王則曲禮云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
天王某甫是也其稱天子則僖九年傳稱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是也

其稱王則書康誥諸篇俱云王若曰是也故來聘或天王或王或天子卽依之以書於冊正所以重王命也豈有闕誤哉他如天王出居於鄭天王入於成周天王崩亦皆依其赴辭其但記事者則槪稱王如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之類惟天王狩於河陽爲聖人之特筆耳孟子曰其文則史豈有舊史所稱天王之文聖人敢倒去其天字者哉　咺宰名也考周制天子有公有卿有中大夫下大夫無上大夫卿卽上大夫也觀司徒職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卿亦稱大夫可見也春秋則公不稱名字

比之外公侯稱公故僖九年稱宰周公卿稱行沙南
季榮叔召伯凡伯祭伯是也大夫比之外國之卿稱
名家父子奕石尙是也此宰宰夫下大夫故稱名也
惠公隱之父仲子桓之母必同時先後亡者仲子爲
繼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同惠公赴告天子鄭
康成曰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則禮而
非過也特禮尙往來況君臣相於其責在下豈有天
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隱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
不使卿弔亦不會葬至求賻而後應之以視天子之
來賵何如也罪不言而可知也　　隱公改元巳七月

惠公仲子必皆葬矣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在成風葬前故不必指其人此葬後故指某之賵以明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公及而但書及與公會而但書會同不言公可知公史文有異同也此公與外卿大夫相盟之始也愚按左傳云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晉使陽處父盟文公以恥之季文子會齊侯請盟齊侯不肯今公及宋人盟上替則下陵毋怪相繼而列國卿士專操盟會之權也杜氏曰宿小國名穀梁傳曰宿地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之裔故與魯接不奉王使無朝聘可書故書曰來私越境非臣道也鐵壺氏曰祭與魯接者三伯叔行次也公爵也

公子益師卒

卿必書卒以國政寄焉也然有不日者卿位亞於君與夫人舊史或畧焉聖人不得而益之也鐵壺氏曰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并書繫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并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然僖後楚椒秦術獨名成後楚卿無不書繫與族而吳札獨名此國勢邪

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畧之也并書繫族詳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戎徐戎也伯禽所征者也襄十四年晉合諸侯會吳於向諸國皆書而戎子駒支亦與會不書以其服役也魯宗國而與戎敵會敵盟則陵替而不振矣會不月盟有日皆因史文無者不得增有者不得法也若以書月書日爲有褒貶則按之全經而不合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頗强於向而遂稱兵以陵其國誠天下無道之時

也春秋書侵伐始此深惡之也入者莒大夫毛氏傳曰以兵深造其國邑曰入

無駭帥師入極

胡守禮國也而亦使卿大夫帥衆以殘小國王章安在乎師衆辭無駭徒名史傳文與後四年翬帥師入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同不關賜族亦賜族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范註穀梁曰唐魯邑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毛氏傳曰履緰紀大夫名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

也釋例天子娶則稱來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君卿大夫自爲娶則稱逆某姬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此稱女下又稱伯姬言紀所逆者我女而我所歸者伯姬也其不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避廉恥也而國母婦人又難通命於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文也公羊乃曰昏禮不稱主人則當稱諸父兄師友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言大夫以下非宗子者也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稱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并

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殁則已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　鐵壺氏曰內女適人未有書逆者以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策故叔姬之歸不得畧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為嫡也　春秋之始內卿書名外卿大夫則稱人此書名以來逆女內之也　紀侯爵姜姓國削而齊欲并

之故昏魯以自固而不知魯之不可恃也孔子續書
二十三則於下以終其事焉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毛氏傳曰伯姬魯女字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鄭註
曰即伯姬仲姬之類鐵壺氏曰內女之歸卒皆不書
常事也此書以其後姬卒而齊侯葬之爲事之變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毛氏傳曰莒與魯有怨紀侯昏魯使大夫盟莒以和
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繻就盟主在履繻故先紀後
莒據事之文也子伯左傳作子帛履繻字　稱字與

邾儀父書字同嘉其爲我講信修睦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左氏註謂桓母卽仲子也公羊謂隱母卽聲子也皆非也聲子非夫人也隱公不行卽位禮則不得貴其母而稱夫人仲子天王有賵是先歿矣穀梁傳曰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何以知隱妻也覿下不書葬可見也若貴其母聲子則旣貴之矣不得不書葬也鐵壺氏曰隱妻何以不書葬也隱志於讓而不以夫人之禮葬也則書夫人薨何也猶隱公不舉卽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書公然後知不

書即位爲志乎讓也書夫人薨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

鄭人伐衛

左傳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以討滑亂總之皆春秋搆怨之兵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毛氏傳曰禮重天行凡災祥眚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史官遇此必書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二體沓複下

行之月將必上掩日之光而以漸吞蝕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春陽而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史記之惲皐闕曰日食必於朔不書者史有詳畧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桓王立天王之崩赴則書會使人會則書葬葬而不書會者其人微也崩葬皆志者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平惠定靈也崩葬皆不志者莊僖頃也愚考禮昭三十年游吉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大夫印段實往

少卿也王吏不討卹所無也正義謂君出上卿守國故少卿行也大抵天王初崩使卿往弔文八年秋天王崩冬叔孫敖如京師是也送葬又使卿往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若諸侯當朝期而遇王喪或葬則供其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執壤奠孔傳謂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是也若不值朝期則但遣上卿而不親往隱元年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正義謂萬國至衆封守至重諸侯遣卿而不親往是也

夏四月辛丑尹氏卒

毛氏傳曰此鄭大夫尹氏也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爲公子與鄭戰於狐壤被獲鄭人囚公於尹氏公乃賂尹氏而禱於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館於寫氏被弑而尹氏已卒矣是此尹氏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必以客卿而引厠之內卿之列卒也不問其爲鄭大夫魯大夫必以內卿之禮臨其喪君既親斂自必書卒情與理則然也　惲臯聞曰尹氏卒不稱名何也蓋他國大夫有稱氏之例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矣且或隱公德尹氏卒而

不名如漢宣畫功臣於麒麟閣獨於霍光曰博陸侯姓霍氏故舊史因其辭而書之曰尹氏卒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供賻不臣也王來求之不君也不稱使新喪未葬政聽冢宰而發命者非王也鐵壺氏曰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按出使重任可使無職者任乎此世卿之弊也謂其父貴則子亦貴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外君薨來赴則史必書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赴而亦稱薨則於本國尊君之稱無別故史

例書卒和者宋公名葬時諱名稱謚然後書曰葬某
公此時無謚而但書國爵則與彼國之前後君混故
書名亦史例也鐵埜氏曰不名者史失之也或日或
不日史有詳畧也孔疏云日月有詳畧而無義例文
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
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年數畧同近詳而遠畧斷
非既遠而褒近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毛氏曰三傳皆闕其事然以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觀之蓋總爲謀紀耳此皆傳畧而經詳者

癸未葬宋穆公

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概稱公從其國之尊稱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惡之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此春秋書亂臣弑君之始也完衛桓公名與列國君卒書名例同鐵壺氏曰州吁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端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

無知之屬籍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不書弒故弒君之賊亦不書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漸張皆書弒與族故弒君之賊亦書舊史之文也　按史記衛世家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及子桓公立二年惡州吁驕奢絀之出奔求叔段與爲友迨桓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襲桓公弒之自立故殺州吁後桓公有謚書葬而傳不詳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與周禮冬見曰遇不同

左傳宋督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衛來告亂遂遇於清 按清衛地聞州吁弑君而遇其地且下皆同之伐鄭則黨惡矣書遇於清惡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衛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故首宋公蔡衛稱人大夫往也 考衛鄭搆兵由於鄭段之子公孫滑在衛二國結怨歷年不息此則州吁又叔段之友而新篡立謀與諸國共兵以威其民故夏秋連伐鄭宋鄭搆兵則宋宣公舍其子殤公不立而立弟穆

公穆公卒又舍其子馮不立而立殤公且慮有後爭
使子馮出居鄭乃殤公聞鄭欲納馮遂屢動兵於鄭
及取邾田敵我師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致弑逆
召公子馮於鄭而立焉兵乃息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公乞師公辭之公子翬固請而行此大夫與
諸侯會而共伐之始也漸不可長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鐵壺氏曰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碏則與里克殺
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碏之私故稱人言公討也濮衛

地何以知使殺於異地則當書國而不書地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於國都不可以地舉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穀梁傳曰衛人衆辭以國人之公也然立君當稟命天王而國人擅立則亦天下無道之事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討亂定始葬是以緩

秋衛師入郕

郕伯爵文王之後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入之亦報怨之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隱爲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爲君自請仲子入祔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恒禮不書耳　經例太廟稱廟羣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敵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衆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爲夫人也婦人無干舞

故獨稱羽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是邾為主也故首邾

螟

秋九月夏時七月蟲食苗心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邾人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鄭與魯公有狐壤之怨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於公而公不之應則似於鄭怨有忘之者故鄭來輸平以間其助宋焉杜註曰和而不盟曰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左傳曰始平於齊也杜註曰春秋前齊魯不平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秋取冬來告故書冬也長葛不係鄭上有伐鄭圍長葛也　鐵壺氏曰隱公之初書外取邑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埸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

足赴告焉耳此世變之尤著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以待年始歸也何詁云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鐵壺氏曰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於酅故録其始也

滕侯卒

夏城中邱

鐵壺氏曰城邑必書者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作邑二十有餘侵并於小國則敗王畧也即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以時者

亦書僖公書修泮宮作閟宮而不見於經知凡城之志皆譏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鐵壺氏曰凡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者也盟聘帥師國之大政也無職司而任國之大政故書弟以志異也何以知非大夫陳招會虢放越皆稱公子使非殺世子偃師譏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爲大夫者固稱公子而不稱弟也以是知親弟而不稱公子者爲

無職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於陳招稱司徒而
經書公子多執政則公子爲大夫之稱審矣

秋公伐邾

杜註曰公距宋而與鄭平以鄭爲援今傳載宋及鄭
平盟于宿故懼以宋惡邾而伐之以求宋故傳曰爲
宋討夫邾會盟於蔑以媚宋而伐之反覆瀆兵如是
而無如宋之不以爲德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

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於其出
聘以兵脅之而歸楚邱衛地　王使來聘而中途忽

受戎患王室之微諸侯之怠玩不救戎之恣皆可懼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毛氏傳曰宋鄭搆兵已久而衛佐宋則以一鄭而敵兩大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會盟石門齊原密鄭故不平而欲平鄭於宋衛已有會期而宋衛先自爲遇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赴齊僖之會而盟於瓦屋是宋衛先爲商約以啟齊疑矣故其後齊一聞王命而即渝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毛氏傳曰據傳成王營洛賜周公朝宿之地於成周以其地近許卽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於泰山下使助祭泰山以其邑名祊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地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以附近相易而我許之然而非王典也　曰來歸鄭畀也曰入我畀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主盟宜先齊而先宋公者必齊侯疑宋公請衛

相遇姑以宋爲公爵而先之君宋三王盟者然以告於

魯史據而書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前二年紀專與莒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公盟莒以成

紀意左氏云

螟

冬十二月無駭卒

不氏與下九年挾卒同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范註曰南季天子之上大夫卽卿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三月夏正月斯時未敢雷而大雨且震電異矣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卽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血雨雹同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挾卒

鐵壺氏曰自此以後桓莊歷五十年如翬如柔如溺如結逆女盟會帥師皆書于經而卒則無見焉蓋隱之大夫而臣於桓則背君也桓所建置則黨賊也故

凡死於桓莊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爲王法所不容也至莊三十二年而後書牙之卒則莊之大夫矣

夏城郿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毛氏傳曰據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興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陰謀之則直利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於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興師而但爲列國搆怨之文以曲記其事焉防魯

地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魯地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三國大夫於五月伐宋至六月三君復會於宋地尅期並入公於齊鄭未集時窺宋無備而敗之菅宋地郜防宋二邑名按此伐宋書敗宋以見與師取邑乃貪欲而非奉王命也後桓十三年戰齊宋四國書四國敗以見桓之能自强也莊九年戰齊書敗以

見齊桓與霸會始與惡而終乃好之由也本國外國詳書兵事且紀勝敗者必一事而有關轉者也若侵伐大凡爲瀆王章搆禍怨凌小弱則書伐書侵書入書戰書取書滅明矣其事不必詳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春秋條貫篇曰宋之受創鄭主之齊魯輔之而宋則以怨鄭之深舍齊與魯而遽挾衛以報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乃挾衛入鄭不克遂又召蔡共伐戴鄭伯乘其伐戴之疲伐之以取三師焉取掩覆盡取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受伐宋之王命故齊鄭討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官六年五服朝王然小國於大國亦有朝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則必大國君嗣位然後小國朝之小國君嗣位然後往朝大國無如朝廷定制六年者乃春秋諸侯於王漠然不朝即聘使亦稀而朝大之禮勤有加焉其名分禮制顛倒如此至晉之霸定制以示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居然天子議

禮制度矣乃列國畏趨之朝聘如織奉並不敢待三五之期是何世道與詳書之志亂也懲惡也　孔疏曰桓七年夏穀伯來朝鄧侯來朝彼別此同言彼別行禮此同行禮也同行有居先者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時來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許鄭也先齊爵貴也　據傳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其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後歷一十六年鄭突忽爭國許叔乃

入於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如薨於路寢之類不地則其薨有故矣何不直書弑為本國諱也公之薨以羽父請於桓公使賊弑公於寪氏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於他國曰葬某王葬某公我往會葬也不會葬則不書於本國曰葬我君某公我自葬之也成禮則書不成禮則不成喪矣不書毛氏傳曰公穀皆言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按之全經而不合如里克甯喜慶父宋萬皆賊已討而不書葬蔡世子般鄭子

驅皆賊不討而書葬則其說不可從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桓弑隱而立閔僖以慶父謀篡而立宣公殺太子而立昭公以子野暗害而立定以昭公孫廢其太子而立莊亦遭變與爭竊無異惟文成襄哀以正即位魯守禮國也而封建世位遂啟嫌爭以致君國子民者曾領不保接踵也況他邦乎封建所以不得復於後世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毛氏傳曰急會爲因其位也先與鄭會以鄭會與隱相好故尤急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求以祊易許田隱雖以其歸祊入之而未與許也或以許田重於祊或以許有周公别廟遅回之冀得以終已其事未可知也至是鄭復請祀周公卒易祊田桓媚鄭而遂與之鄭遂加璧而爰之不書易而曰璧假若暫借而非久易且並不及祊田以廢先廟亂王章爲罪已大諱之故婉而成章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曰結祊成也垂越皆衛地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氏父名左傳字嘉穀梁曰孔父閑言能閑衛其君也能閑衛其君故亂臣及之鐵壺氏曰君弑而大夫一見殺不論其死之先後於君而皆以及書尊卑之義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或以名見者非特至於曾則其事不得不名也特至於曾紀履緰鄭宛鄭詹

是也其事不得不名宋督齊無知宋萬孔父仇牧是也孔父牧氏曾入重其節而詳之也

滕子來朝

杜註云滕隱十一年稱侯此稱子蓋時王所降鐵壺氏曰胡傳謂時王能降諸侯春秋豈復作乎不知强大之國篡弑逆命王靈不加且隆禮焉滕薛杞小侯未聞大惡而見黜是即王法之替春秋所以作也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釋詁曰成平也言四國之會欲正宋亂乃後皆受賂而不終事前會未有書所爲者此書深譏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獨書魯之取賂深譏其以亂黨亂也郜大鼎郜國所造乃納于周公之廟乎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來朝不敬故九月入杞討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杜註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之正義曰鄧蔡地

九月入杞

杜註曰不稱主帥微者也按以後類此甚多如桓八

年伐邾僖十七年滅項宣九年取根牟之類蓋春秋有上卿亦名正卿冢卿如魯季氏鄭子罕晉趙孟是也有亞卿如魯孟叔是也有下卿管仲子產蓋皆是也故雖君委聽政而名不登於經下此大夫皆微者也雖柳下惠蘧伯玉之賢聖皆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公行告於宗廟反行告至飲至爵飲畢書行勳者於策禮也鐵壺氏曰會盟書至必重其事有戒心而後書故通十二公無與大夫會盟而至者以其事爲已輕也雖重其事而無戒心亦不至故自僖十五

年會牡丘以前公與諸侯會盟無至者雖齊桓之會盟不至而至盟唐則懼戎也隱之盟戎不至而桓至者戎魯接壤鍾巫之事懼有討者也齊桓之會盟至牡丘淮而至者楚狄交横而桓德衰也晉侯首爲踐土之盟而執衛侯諸侯恐懼自是霸者之會盟無不至者矣衆會齊盟然後討執行焉故特會參會雖霸主與焉亦不至無所懼也定哀之際特會齊侯而至則晉衰齊横而魯益微也吳之强諸侯皆懾焉而鄫與橐皐之會不至何也魯臣料其將亡而以爲無能爲也黄池之會與晉侯偕則至矣襄七年會鄬九年

盟戲不書至者鄭之會未歸而如晉故以自晉至戲之盟未歸而會柤故歸自柤而後至也

三年春正月

自此以下至九年惟書時月而不書王十年書十一年以下又但書時月而不書王十八年公薨書盡會十二公惟桓王謀弑君雖奉正朔以朝其下而實大無王也穀梁謂不書王以治其罪是也宜不亦弑君與而正月繫王何也宜但與知而非主也發之主之者敬嬴仲遂也不書王待三年者胡氏謂三年喪畢當以士服入受命於天子此時竟居之而無王則篡

弑之罪莫有治之者矣故不書王以明其罪是也若以為闕文則不應連年俱闕且惟闕於桓年也至於十年書王天道之終也十八年其人之終也終則王之尊終不可泯也故書之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成昏於齊也杜杜註曰不由媒介而自與齊侯會而結昏非禮也嬴齊邑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註曰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杞求成也郰公羊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註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毛氏傳曰古諸侯娶女亦親迎然世變多故守國非輕春秋鮮行此禮矣送女大國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卽以上卿行之　鐵壺氏曰隱之篇翬獨舉名而至是稱公子者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稱名者乃舊史輕而畧之也隸書繫與族者重而詳之也孔子不革何也革之則世變物情不可得而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鐵壺氏曰昏娶得禮常事不書此以魯侯親求齊侯越境親送以致文姜自遂自專遂流淫奔故書也于讙適魯地越境也何以知爲魯地以後齊人歸讙再見於經也安知此時不屬於齊也使屬於齊則當書曰公及夫人至自齊杜註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魯國故不稱夫人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盡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按周禮天子諸侯俱無上大夫上大夫卽卿也此上卿下

卿外又有上大夫者大夫中自分上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云其不言翬以至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按禮有反馬有致女嫁女則留車馬於夫家恐不得當乘以歸也三月安之夫家乃反其馬女家從而致焉其嚴如此然齊侯親送至魯而來致又使其弟其溺愛女子之失愈著矣

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鐵壺氏曰隱桓螟水相

連民困於災故喜而書也君不承屢祲而有年與祲後薄收皆不見於經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此春正月爲夏十一月正仲冬也郎魯邑特隱莊閔僖文宣成襄八君豈無蒐狩而俱以常事不書獨桓書此者蓋一書而褒貶俱焉褒者魯尚文教武備漸弛弱於齊晉侮於邾莒桓獨英武奮然身振其事故特書公狩而其後能報郎役敗宋齊四國之兵亟有辟土服遠之勳也貶者桓性黷兵安忍亦異於魯之

諸君始則推刃同氣中則會宋會鄭伐宋伐鄭變幻搆怨而其終兵起衽席也至後昭定哀又書蒐狩則以權臣弄武而不由君也故摘其事之變與大者而書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註曰渠氏伯糾名　毛氏傳曰天王下聘禮也然諸侯不朝而王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弑逆王不能討而反來聘益過矣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舊說謂傳者遺脫是也胡氏乃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貶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

矣此則何所刑罰乎毛仲氏曰桓十二年冬書丙戌盟武父又書丙戌衛侯卒夫一日無兩書者再書羨文也文有盈羨卽有闕佚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毛氏傳曰陳侯卒名例已見前杜註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同未嘗同盟也若卒有兩日左傳曰再赴也方侯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亦云按本國甍卒以其甍卒月日以日見也外君卒則以赴告之日左傳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十月乙亥卒而經書十二月乙亥者齊

亂未赴六十日始來赴告書其告日也故此兩告兩日遂並書也即記事亦以告時如襄十一年楚執鄭良霄在晉鄭會盟蕭魚前以來告在會後而書於後襄二十六年晉執甯喜本執於夏澶淵之會秋告遂書於秋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毛氏傳曰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來告故書夫大不朝小齊方伯也豈肯朝紀況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春秋列國朝魯書來朝聘魯書來聘我朝齊晉與楚但書如使大夫聘他邦

亦但書如乃魯史之體外國相朝何爲亦書如也若云如即是朝則後十八年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豈會齊而又朝齊乎爾雅曰如往也齊侯謀紀而偕鄭伯潛往以覘之必欲滅之後已齊惡甚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行次其曰之子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此亦聘桓而王稱天使不稱名則胡傳以稱名去天爲討桓非矣鐵壺氏曰按左氏薳啟疆對楚子韓須受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爲政其子未有職司而即受命以使故不得不稱曰某人之子如子皮有子甫代父而

位子產上皆春秋世卿之弊也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林氏曰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毛氏傳曰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戰於繻葛王師敗績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之惡於是乎不可貫矣然陳蔡與衛君不親征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況魯之袖手旁觀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滅國惡也若胡

氏以王不討魯桓宋督爲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尙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此同責已爲難堪況舍其臣而專責君也

大雩

毛氏傳曰雩旱祭也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烝大嘗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周正夏季建巳之月東方蒼龍七宿昏見於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秋之間旱也此有定月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旱暵則

不問月之秋冬隨時可祭穀梁疏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呼也呼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已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秋大雩皆呼旱也即以此經觀之書雩繼書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書不雨而反不書雩公羊云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曰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冬州公如曹

毛氏傳曰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僖五年稱虞公類如往也左傳曰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寔來也不言州公者承上文也來與祭伯來同但彼來而復反此來遂不反矣故書名與杞侯大去其國同胡傳曰寔州公名鐵壺氏曰大紀侯名外君卒必書名去國不返則以是終矣亦名按州公寔以五年冬如曹六年春正月至曾而書來可知凡來我者皆書至我之時月非書彼行之時月也

夏四月公會杞侯於郕

杜註郕魯地左傳杞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後十年戰郎之師此公知其怒而預爲戰備也開之八月爲夏六月教戰名茇舍不名大閱左傳特解曰簡車馬而但擇車徒蒐廐馬不言地者孔疏曰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也

蔡人殺陳佗

左傳陳佗殺太子免太子弟公子躍其母蔡女也至是蔡人殺陳佗雖弒逆踰年而國人分散未成爲君也故稱陳佗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之冢子舊史必備書而獨存子同者以見文姜此時尚未淫奔幸魯之有後也毛氏傳曰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者補書之也其不書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野卒子般卒稱例並同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不知不能者以公於王簡禮不能請之於王耶抑以王卽有命不能必齊之聽耶時勢可歎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杜註咸邱魯地爾雅火田爲狩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李炎謂爇火上風而羅其下則但於驅禽之處火之非徧火之也故書狩則火具不必言焚今特書焚咸邱則舉咸邱之地而盡焚之非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禮矣故杜註云譏盡物也蓋楨之恭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近楚小國伯侯其初爵也綏吾離其名也按禮諸侯不生名穀鄧來朝宗國何以名斥之必此時服役於楚爲楚附庸故同附庸之例稱名以見其役於楚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時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烝衆也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用四仲月周春正月卽夏之冬十一月常事不書而書者杜註曰爲夏五月再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鐵壺氏曰天子之大夫比於諸侯之卿稱名宜也毛詩家父作誦以刺王未有自舉其字者而陽處父儀行父皆名則家父之爲名也審矣又曰王臣聘魯魯君臣朝聘於王禮也禮則常事也而書何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傎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焉益傎也聘與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天王下勞晉侯而公就朝則非其所也諸侯會伐而道如京師則非其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必盡合於禮而後得爲常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聘王者四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得爲常事乎又況朝非其所而如京師不以其事乎若

並此而俱之轉疑於得禮而不書矣僖文以後魯卿始有聘周之文隱桓閒王亟加禮而不一報焉觀於魯之邦交而可概矣公朝於齊晉則閒得聘焉陳宋之聘則交相報滕薛杞穀之朝則未有以聘報者矣魯之覲周蓋不得儕於陳宋也此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也安知非微者往而不書於冊書乎莊之三年使微者往而經志之矣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而不志葬則微者亦未往可知矣莊僖之閒王臣不聘魯者幾六十年論者以爲齊桓明禁之功非也王臣下聘禮也非禁之所及也且莊十五年齊桓始霸前此

國未有聘也蓋莊僖之間王室多難未遑外事又見
數禮於魯而不報也晉文本謀以勤王屬諸侯故當
是時王使再來而魯應時以報焉毛伯求金以後百
四十年而王使僅三至蓋自知空名不足以結魯而
怠矣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毛氏傳曰夏八月也可雨雪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毛氏傳曰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於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穀梁註言天子親迎妄也蓋昏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送昏亚同此祭公來魯以魯主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卽往迎后其不稱逆女者受魯命以往魯不可以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以使迎非王事魯命迎矣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也而胡氏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

公專行不報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皆三公也杜氏所謂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祭公親受魯命受單即行謹也今乃以遂行爲祭公罪誣哉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又曰天子无敵體紀國雖小亦得下娶特是時齊將吞紀紀思倚王室以固宗社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於京師纔十一年去王崩纔四年紀姜尚在王室也即魯之伯姬叔姬尚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毛氏傳曰自會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杜註曰伸父母之尊也京師王畿之名公羊曰京大師衆

夏四月

秋七月

冬〻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蓋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遣世子代之故左傳稱享曹太子獻樂而歎然則爲射姑者委婉止之不來可也　毛氏傳曰周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

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
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
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
命則但以皮帛繼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
於天子之禮也若諸侯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槩降
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處之故傳曰賓之以上
卿禮也蓋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
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
上卿此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魯之後鄭以周班也而鄭忽挾功逞怒請師於齊齊又以衛師助之故公求成於衛以絕其援而衛不與會因有三國戰郎之役杜註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左傳曰我有辭也蓋魯備戰以待不惟辭直故三國不書侵伐但書來戰戰而交綏知不可勝遂去故亦無勝負可書戰本鄭志而殿齊衛下者見魯班之本周制也　毛氏傳曰魯桓僭壻衛宣又從王伐鄭而

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密遂彼此牽伐而不可解小人濟惡如此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條貫篇曰三國又以戰郎不得意而使卿大夫盟以圖再舉而不虞鄭莊之卽卒子忽之不終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在春秋初當惠隱桓之際享國四十餘年中原諸侯之一梟雄也能繼桓武以弱小爲强然逆王師入許助齊滅紀母弟外奔與宋衛魯逞忿搆兵故

其後諸子爭國弑殺內亂殃亦甚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左傳曰鄭祭封人仲足爲卿爲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者貶之也成十八年左傳曰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杜註曰祭氏仲名蓋仲足名而時人置足而但呼祭仲猶管夷吾字敬仲而時人置敬而但稱管仲也

毛氏傳曰昭厲皆庶出而昭爲庶長鄭莊在時已立爲世子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忽不稱鄭伯而稱名何也諸侯五月而葬今鄭伯以夏五月卒秋七月即葬纔歷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如齊小伯入於齊之例至於後復歸稱世子見其當歸也

鐵壺氏曰兄弟爭國奔而以名係國者示當承國也鄭忽曹羈是也名不係國者篡也突赤是也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

以黔牟也北燕伯欵于傳無徵而事宜類此矣無二君則不名衛成公獻公是也奔與執而返國無不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故目其人也曹負芻獨不名者歸自京師則其位未嘗絕也爭國而奔入稱名者逆也鄭突衛朔是也不稱名者正也衛獻公北燕伯是也歸而不書所自者赴告畧也書所自者赴告詳也穀梁傳以爲有奉非也衛侯鄭之歸也楚師新敗而與夏不通則不能有奉明矣

冬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杜註以爲蔡大夫名叔何註以爲貶蔡侯稱叔

似皆非也蔡叔以許叔例之乃蔡侯之弟耳條貫篇曰齊衛鄭盟于春至夏秋而鄭事大變桓公乃思乘鄭突之亂可圖報復又其時宋雖納突而以重責突賂之故與鄭有隙且前此三國來伐而無宋是宋可間者因遣大夫名彔者往會宋公而謀與報鄭

公會宋公于夫鍾

公又親會之杜註夫鍾郕地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又親會之杜註闞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杜註曲池魯地

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

杜註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左傳公欲平宋鄭也

條貫篇曰雖與宋會盟而宋貪鄭賂不肯伐鄭公乃

轉計我所報者鄭忽也今突非我讎何必報請宋莊

與鄭突平而我居間則我可舍鄭而專防齊是以又

爲此盟也

八月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而宋莊責鄭賂之少𧨏不與平虛龜杜註皆宋地條貫篇曰公乃皤然謂向者求成於衛而多一衛敵今求成於宋而宋不應將多一宋敵矣夫宋不肯平則宋者突雠也突爭忽而齊本助忽則齊亦突雠也我釋鄭而助突以報突雠突豈惡焉於是轉而會鄭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條貫篇曰遂與鄭伯盟而訂師期焉武父杜註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條貫篇曰又以鄭伯之所怨在宋乃先伐宋以殺齊宋衛合并之勢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毛氏傳曰此即報郎之役也郎之齊衛爲鄭而共來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衛鄭突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衛矣若戰不書地者連前文言之在宋地也諸國稱爵君親帥師也衛惠公丁宣公之喪在前年十一月此時尚未葬也禮先君未葬

當稱子此稱衛侯以踰年正月必即位改元則已成君故書侯然親未葬而改稱以與入金革之事稱侯正罪之也紀從魯勝齊以修怨非計也愚按魯鄭戰宋而齊衛燕三國之師來助宋魯一戰而皆敗之抑武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條貫篇曰公乃復會鄭伯於曹以結之曹國名

無氷

此夏之冬十一月也故書災

夏五

穀梁傳曰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條貫篇曰而鄭伯復修盟焉按以上傳皆闕軼而經

縷縷可考毋怪條貫篇謂傳斷爛而經不斷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乙亥嘗

毛氏傳曰此合兩事爲一書者御廩災當書一也左傳天火曰災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今以八月嘗爲夏之六月當禘而嘗爲失時當書又一也然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今已卜祭於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則是祭幾廢乃不料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當合書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毛氏傳曰此報曾鄭紀之戰宋也專報鄭者宋鄭尤

世怨也以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例同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毛氏傳曰左傳言諸侯不供車服以車服爲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來求乎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子莊王立鐵壺氏曰莊僖二王之喪不來赴魯當是時齊桓創霸而不能帥諸侯以達王事何也齊霸與晉異晉文則霸者之迹已見前矣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齊桓無前轍也非先得諸侯不能致

勤於王室而莊僖之崩在莊十二年十七年間齊桓師於長勺而魯敗之會北杏而宋叛之再會於鄄而鄭叛之同盟於幽而魯叛之安能使帥王職哉至僖公之世退狄伐戎帖楚然後諸侯服霸而尊王之事起著於經者可考也魯事周之勤怠視乎霸迹之盛衰文九年葬襄王叔孫得臣往晉文襄霸業正盛之後也自宣以後天王之崩無不志者以晉霸雖衰而會盟征伐常假王命以屬諸侯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然後諸侯知有王覲莊僖二王崩葬之不志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若頃王之崩不志左傳謂周公

閔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也

夏四乙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諸郊殺之糾妻告之仲殺雍糾厲公出奔不書見逐者春秋逐君屢見於經並不書見逐蓋國君無自出之理出奔則必有強臣逼促之者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至爵君見逐則書曰遜異於他國之文也皆所以存君體也以見逐君之爲大逆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

鐵壺氏曰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盧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春秋雖不與楚之封陳蔡而盧吳實既復而後歸故書爵且易故書歸叔既入而後君許故入從其本稱以鄭吞之而竟入焉難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艾

春秋之初魯爲東方望國列國未有加之兵者有之自桓十年齊侯帥衛鄭來戰於郎始魯雖伐宋而並敗齊衛燕四國之兵然魯伐宋而齊來助宋戰魯以致師敗非魯尋之報怨也至是以襄公新立會之修

好其於齊爲少絀矣艾公羊作鄗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鐵壺氏曰朝者諸侯之禮三國之君來朝而書人者魯人忽之也盟書邾儀父矣以與葛牟俱故同辭也並書之旅見也僤皐聞曰春秋書人人者統詞也君可以稱之大夫可以稱之國人可以稱之如論語夏后氏殷人周人俱總其世代而言之至於戰師少稱人師衆稱師非也如莊十六年公敗宋師於乘邱而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則可知稱師稱人不必强分謂國君不稱人亦不然楚人使宜申獻捷

非楚君使之而誰使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突因櫟人殺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此後至十七年昭公爲高渠彌所弒祭仲立公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亹轘高渠彌祭仲立公子儀至莊十四年突自櫟入於鄭殺公子儀而復位此皆經所無也二十年經書鄭伯突卒其經無者以鄭不來告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前公與鄭偕以戰宋者突也乃突爲祭仲所逐忽復入鄭而事又變條貫篇曰幸宋莊是時與鄭大惡盡

宋之惡突者徒貫賂也今忽之惡宋則以納突入而實與忽爭此國也故宋鄭不兩立必有讎伐而其時則仍以納突之說行之而我公則又親求宋莊反忽爲好乘鄭忽初入之際而合以伐鄭杜註袲宋地按隱桓時會盟征伐反覆變幻中原之國日尋兵戈是何世道耶此管氏一匡之所以大有功也鐵壺氏曰會書地而後伐者先行會禮而後伐二事也不書地者一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毛氏傳曰乃以伐鄭未克而謀再伐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旣誅伐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列衛侯上此列陳侯下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明年鄭昭卒魯鄭之搆兵乃畢　按書至不同有行飮至之禮者如此至自伐鄭是也左傳曰以飮至之禮也葢兩次伐鄭以報戰郎之怨故策勳而行至禮也有危之而書至者魯朝齊晉楚皆至惟僖十年如

齊不至穀梁傳曰桓會不至安之也若危之而書至則有不必盡行此禮者何者如成十年辱於晉襄二十八年辱於楚而皆至何飲爵策勳之有昭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鄆無廟可告何者三十年公在乾侯傳曰徵過謂不朝正於廟是無廟可告也若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大夫不至見執而至亦危之不必有告廟飲至禮矣文十五年單伯見執於齊而歸書單伯至自齊則至我魯也單伯王官有何廟於魯而飲至舍爵哉公行不越境不至而定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

底則以成隱然一敵國不克而還故書之以絕陪臣之變豈尚飲爵策勳哉有徵其過惡而書至者如莊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外挾齊宋之強拒王人之微何危之有則徵其過惡也過而飲廟過惡也不飲廟亦過惡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史記謂衛宣公烝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屬諸右公子洩爲之娶於齊而美乃自娶之曰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職夷姜縊宣姜與朔搆伋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告伋使行伋不可

壽乃飲伋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及惠

公立二公子怨之立伋母弟公子黔牟惠公奔鐵壺

氏曰黔牟之立何以不書齊助朔故黔牟之立與奔

不書猶助突而忽之弑亹儀之立彼不告此亦不書

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條貫篇曰桓王崩後齊襄繼僖惡郎謀紀而公往平

之杜註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杜註奚魯地鐵壺氏曰不目其人微者也會盟書及書會而不目其人則曰君侵伐書人書伐書及以伐而不目其人則曰微者何也終春秋之世無外微者與魯盟則知無內微者與外盟也幽之會齊桓始霸在會皆大國公侯而魯乃使微者往乎高傒處父肯與吾微者盟乎以是知皆公也君侵伐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大夫而不目其人則微者可知矣愚按僖二十

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傳明載是公蓋以敗爲恥

故諱公不書有如此者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鐵壺氏曰季行次也諸侯之弟得承國者如許叔紀

季皆以行次書兄終弟及之義也據左傳蔡侯封人

無子及卒蔡人召季於陳不立之召何爲而胡氏以

爲未立爲後見執者蔡侯獻舞也不知季卽獻舞一

人也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註稱侯謬文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毛氏傳曰宋衛伐邾邾報隱五年邾鄭之伐宋也公甫受邾朝甫會邾于趡而遽助人之伐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于文姜自媒之而親迎之齊兩來戰而不敢絕會之又會之困畏齊之強亦牀笫之昵束之也乃遂瀆男女之別同行如齊以致凶終狠亦於連枝彔牽於

禍水宜其及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乃請誅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弒必諱爲薨然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地而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穀梁傳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本國君出奔曰遜以强臣逐之也今文姜誰逐之乎而書遜蓋前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杜註曰曾人責之毛氏傳曰慙而避去曰孫鐵壺氏曰公如齊而夫人偕公喪歸而夫人孫與聞乎故之實不可掩矣

夏單伯逆王姬

杜註曰單伯天子卿也逆左傳作送蓋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鐵壺氏曰魯主王姬舊矣古者昏禮接於廟此時公在憂次不可廟中行禮故築館於外然齊爲父讐且居凶喪何不可謝之他同姓主之而乃負喪行事徒爾築館於外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毛氏傳曰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世之哀策昭七年傳所謂追命衛襄者是也以桓之死而錫以文瀆可知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公子慶父桓公子莊公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孔疏云慶父字仲子孫以字氏八年傳稱仲慶父故孟孫

亦曰仲孫毛氏傳曰于餘邱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第國名無三字必夷狄之國而近魯者與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毛氏傳曰內女書卒此以魯會主婚比之內女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為之服大功為姊妹之服也

按此書者不常有之事而偏遇為讐家服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註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毛氏傳曰此伐衛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一事按惠公蓋以母齊女故奔齊故齊納之而公以齊甥助之嗟乎但知已爲齊甥而頓忘齊爲父仇也惠母與已母同行而罔鬪乎王以惠不當君衛而逆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葬周綱之墜

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據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齊將滅紀紀季不得已以酅邑納于齊入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不同公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不敢言存兄弟子姪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謙畏之辭也後五廟者爲齊附庸之國以後諸侯之五廟也紀之奇可卹齊之可惡俱見矣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滑小國名近鄭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兩君相見之禮而文姜以淫奔行之公然以會侯自

為矣魯尚有人乎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毛氏傳曰此必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紀

原與鄭莊同如紀思以襲之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

與王室為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

即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酅如齊我公特過

鄭入舍於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牽鄭故公求鄭

伯一見以解紀難乃久次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相會而曰遇者以遇禮稍殺秘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五年忽歸國後突隨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弒而立子亹則齊襄殺子亹而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時祭仲迎立子儀而突仍不得入以突爲忽讐卽爲齊讐子儀無德怨焉此時子儀正君國故齊與謀之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而去之蓋倔強人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毛氏傳曰三月紀伯姬卒入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即一妻之棺而不能顧他可知矣若其書齊侯者向以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自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註禚齊地公羊傳曰公何爲與微者狩齊侯也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鐵壺氏曰書夫人會享齊侯

而諱公之及齊侯狩然後知齊侯者夫人所暱而公
不共戴天之讎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毛氏傳曰師則在軍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毋齊師
尙在紀孔疏所謂疆理紀地之師者非耶齊風詠之
曰行人彭彭齊子翺翔胡傳曰羞惡之心喪盡矣
秋郳黎來來朝
左傳曰來朝稱名未王命也杜註曰言未受爵命爲
諸侯也傳發附庸稱名之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

室王命以爲小邾子孔疏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衛傷王室罪五國也衛王之諸侯也五國亦王之諸侯也禁五國使不納朔已矣乃不能而披髮纓冠以救黔牟不其傷乎而五國抗王之罪不容誅矣

鐵壺氏曰子突名也王朝之大夫稱名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毛氏傳曰左傳衛侯入放黔牟于周以周救之也史

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第書入

一似原非衛君而强入之者則衛侯之入與諸國之

之納之皆有罪矣鐵壺氏曰朔旣爲天子所黜而入

稱爵何也春秋於篡弑之賊苟國人及諸侯君之則

以爵書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舉其

爵則疑於彼雖篡竊而國人鄰國不以爲君後此會

盟征伐交政於中國者亦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

行王綱縱弛之迹轉不見於後世矣朔入而齊得賂

致之魯則知抗王室定亂人齊爲首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來歸衛俘

毛氏傳曰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寶玉之俘也左氏公羊皆言歸衛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即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况利之按左傳曰文姜請故杜註曰以說魯而謝慚甚矣文姜之詭也蓋漢唐武氏呂氏之流也故魯桓及莊皆爲所愚不能制之可恨哉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故左傳曰齊志也杜註云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毛氏傳曰恒星穀梁云經星也即二十八宿也祇稱恒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恒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左氏謂夜明掩星非也至夜中星隕則非恒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謂夜初祇不見恒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如雨擬其衆星之隕如雨之

下也穀梁謂恒星隕非也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乎且恒星周天夜見者祇七八宿不能如雨之衆也按此及僖十六年星隕書日以日事也文十四年哀十三年星孛書月非一日也昭十七年星孛書時或不止一月也

秋大水無麥苗

秋初卽夏五月也方欲登麥而大水漂沒並五稼之苗俱損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註穀齊地胡傳曰一歲再會惡益甚矣明年齊襄

卽見彭生鬼啼立時被弑非禍淫之明驗與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註曰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故次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

鐵壺氏曰公羊傳爲久也承次郎之後而不言其地

卽治兵于郎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毛氏傳曰據經二國同圍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不畏

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公不許亦畏齊非自克也

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强齊之讐力不能報而反

奸大淩弱藉强讐以攻同姓罪已無算然且究不能逞初則招與國而不之至旣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之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僵手縮脚爲天下笑則何如已之爲愈矣

秋師還

鐵壺氏曰外兵獨稱師卿大夫將也內兵獨稱師君將無功也此役與齊同而齊專其利僖十八年救齊與宋爭衡而宋擅其功故可懟而諱之也二役皆重事必不使微者將卿將則當稱某帥師以是知其爲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雍廩殺無知而曰齊人者討弑君也故用衆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其庶弟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其庶弟公子糾來奔及無知殺而齊人有來迎糾者故公與盟以納之非一二人故稱齊大夫蔇魯地

夏公伐齊納糾

大夫有迎子糾者亦有別奉者故以師伐之史世家

荀莊管子皆謂子糾兄小白弟

齊小白入于齊

成十八年左傳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是亦國人迎之也毛氏傳曰二公子同爲支庶不問長次乘亂而入先則得之或謂小白係齊是小白宜有齊非也納子糾承上伐齊言非不係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註乾時齊地小白先入國高主之且已葬先君其位定矣魯乃不罷兵而以弱待强一戰而敗愚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桓公用鮑叔之計使之帥師來言請魯殺子糾而囚管仲授齊歸而用之夫桓入爲君則亦已矣乃必殺子糾何不仁也魯始爲糾而不量力及敗則如鼠曰汝殺糾則殺糾抑醜矣按左傳鮑叔曰子糾親也則子糾名也或稱子糾或單稱糾同也非以當有國而子之也

冬浚洙

又懼齊兵來報而浚洙以防之然有備無患日存此心可以强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註長勺魯地條貫篇曰當是時齊桓思以兵政威天下計魯易與且糾黨也請威之自魯始于子糾之取甫及三月而遽興師來伐魯魯有奇士曹劌者草野言兵事公急見之請教曰必忠信而可公曰諾使之主戰俟齊師作氣三鼓氣竭而後赴之齊師敗不即馳也望其奔之轍亂旗靡無伏犇也而後長驅而逐之境外

二月公侵宋

齊敗乃將合宋師來伐而我覘知之故先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杜註曰强遷宿國而取其地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條貫篇曰及齊師宋師合併而來未敢遽深入也徘
徊境上而次于郎公子偃見宋師不整自雩門出蒙
臯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公自以金僕
姑射宋力士南宮長萬生獲之齊師還此亦彼來伐
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
祇齊師書敗而伐自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
師不可見也杜註乘邱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杜註莘蔡地毛氏傳曰此楚通中國之始也甫通而即敗我同姓之國惡可知矣鐵壺氏曰荆楚之故號也其以號舉何也未與夏通而舊史略之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自是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自是終矣其奔執不返而不名者不知其名也猶卒而不知其名者第書其君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故滅之鐵壺氏曰春秋之初諸夏之邦
擅取邑者有之而滅先王之建國猶未敢也故許叔
得居東偏紀季許後五廟郕降於齊宋人遷宿猶有
顧忌也滅國自譚遂始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越一年齊未報伐而宋先報之公復親禦之乘其未
陳而薄之而宋復大敗有此三勝而齊不復謀魯矣
杜註鄑魯地

秋宋大水

毛氏傳曰以災告而我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齊桓娶共姬也鐵壺氏曰魯爲諸姬宗國他公豈無主王姬者而俱以常事不見於經惟莊兩書書志親之罪也然歸王姬於齊襄詳歸齊桓畧罪有輕重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條貫篇曰紀侯去國又經九年不知寄居何所至是紀侯死而紀叔姬無所歸矣前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則酅雖屬齊然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大歸於魯

而歸鄒夫子探尋其歸之正也春秋書滅國三十未有如杞之詳且盡者蓋王封侯國豈容滅絶況周姻我壻情有相關乃强大肆惡漫無顧忌雖以天子之尊宗國之重而不能庇一親戚子女讀之愁然傷憤然與歷三公閱五十八年合二十三條直至杞叔姬卒而歎息聲絶誰謂春秋斷爛也愚按春秋之一事起訖寫照乃爾他事可以類推矣二百四十二年始末統一文也每事始末各一文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宋閔公以南宮長萬被獲而歸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遂弒之　按華督與仇牧皆為宋萬所殺但書牧不書督者督非牧比也左傳曰萬弒君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穀梁曰仇牧閑公羊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死節之烈如此而督左傳接殺仇牧云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則祗是連及而殺且以其官尊有權而殺之非督來死節也況素為弒君之賊乎故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弒君而卽奔明有討賊者也左傳宋諸大夫攻之宋萬奔陳請歸醢之立閔公弟御說爲宋桓公經不書殺萬者不告殺也不書葬宋閔公者我不會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圖霸而主盟諸侯之始也左傳曰平宋亂疏曰桓二年會稷平宋亂者欲平除宋督弒君之賊此則宋萬已誅但新立君而位未定故齊桓爲會以定之故宋人聽命而來會毛氏傳曰會止齊侯稱爵而列國稱人者蓋但初興霸諸國未經信從而宋新遭

亂君不敢輕出故皆以大夫至也何註云桓不辭大夫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曰會北杏遂人不至也鐵壺氏曰見於經者齊滅國三晉滅國五楚滅國十有四吳滅國三衛莒蔡鄭滅國各一虞晉滅國一楚秦巴滅國一自周之衰諸侯相兼并者多矣而自莊以前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也列國則不敢告滅也晉獻武兼國甚多而下陽以外皆不書隱三年莒人入向宣四年魯伐莒取向而向亡不見於經則知滅國而不告者多矣

然其事多在桓文未霸以前何者霸以存亡字小爲義故桓文襄悼之盛諸侯鮮私爭焉況滅國乎齊滅譚遂在未霸之前兩盟幽以後則惟以救患恤災爲務矣晉主霸近百年未嘗滅先王建國潞氏甲氏留吁陸渾而外惟會吳于柤合諸侯以滅偪陽必假公義以討告也衛之滅邢則齊桓既沒晉霸未興之前也齊之滅萊莒之滅鄫則楚勢甚張悼公圖霸而未成方借其力以服楚鄭故乘是以自封而不能詰也蔡之滅沈鄭之滅許則霸統紊散之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偕宋伐魯而宋閔爲萬所弑宋桓繼世宋魯可釋憾矣而齊謀興霸已經四年而不能得志於魯且是年首會列國於北杏以平宋亂而魯獨不與壇坫之間未免減色因於今年冬反惡爲好而盟於柯齊魯之惡以此終焉其在齊則謂懷遠以德招攜以禮不在濆兵魯爲諸姬宗國何可不睦在魯則以齊雖仇讐不責易世齊桓一匡尊王不宜自外皆善之也杜註柯齊地邑名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以大夫伐之齊請師於

周豈北杏之會齊侯有命辭宋人歸而不尊與抑別

有他圖與齊桓乃假王師以申大義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入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

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入之考史記世家蔡哀

畱楚九年死於楚蔡人立其子肹為繆侯據此則蔡哀侯在楚何以伐蔡蓋蔡人以其畱楚已立其子守國故楚人之以說息嬀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孔疏曰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洮之盟九年葵邱之會是也此會魯人不與當云單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於鄄乃云單伯會者齊侯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王示名義也杜註鄄衛地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曰齊始霸也北杏猶卿大夫此則諸侯從齊會鄄推王官此則尊伯主其定伯次第如此毛氏傳曰左傳前年夏鄭厲公殺子儀入鄭則入冬與春兩作鄄會皆厲公也蓋齊僖與襄皆黨忽讐突故突在僖襄之世有伐無會此時齊桓不然耳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如齊無傳蓋必假他事以求悅於齊桓而爲威耳觀齊桓惡哀姜而殺之則其不禮文姜也必矣故文姜歸兩如莒而不復至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杜註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左傳曰鄭人間之而侵宋毛氏傳曰鄭突之初入鄭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為援自宋莊公卒突居櫟最久而宋不一顧故怨而乘間侵之而不知其引兵召伐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故也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於告楚故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傳鄭成也杜註幽宋地會自是同諸侯赴齊桓之會矣毛氏傳曰不書公者祇言會而公在其中與僖十九年會諸人盟于齊二十九年會諸人盟于翟泉例同若夫列國之次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以陳爲三恪之客故進之班在衛上終

於春秋魯史亦因其告文而次之杜氏曰諸侯自是無特相盟者矣鐵壺氏曰盟之或書同或不書同皆舊史之文也舊史之文異以載書之辭本異也自莊十六年盟幽以前見經者特盟參盟而已不可以言同也以一國而主天下之盟自幽始故載書之辭言同以紀實也以固信也而既盟之後詹執而鄭貳西鄙伐而魯疑則諸侯猶未同也故後幽之會載書復言同以申其信自是霸權日盛召盟而諸侯聽焉載書不復言同矣宋襄再盟不書同者曹南鹿上皆參盟也晉文一戰屈楚而從者翕然故盟不言同知其

無異心也文襄既沒靈公方幼陳蔡鄭宋同時而折於楚故文十四年新城之盟復言同自二幽以來未之有也蓋合異爲同故以是要言而欲其無貳也其後不書同晉霸未衰也自戰邲以後楚勢益張而諸侯反側載書無不言同者矣以悼公之復霸而雞澤戲亳之盟皆書同者承靈成景厲之衰也平公少懦矣而溴梁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者席悼之盛也蕭魚以後在會者無異心矣其後晉有欒氏之亂諸侯離叛而重丘之盟復書同矣吳與楚敝不復有事於北方而皐鼬之盟不書同矣以是知凡書同者皆懼

其異而載書以是要言也薄蜀二盟楚人以力脅諸侯而不屑要之以同宋之盟晉楚爲成故皆不言同也

邾子克卒

杜註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孔疏曰詹鄭之執政大臣也左傳曰鄭不朝也舊解爲不朝齊夫齊初定霸未必如晉有五年一朝之命也齊鄭之君皆非新即位又不合先王世相朝之制也何爲執之觀下十八年傳曰虢公晉侯朝王而鄭

伯亦在周此盡鄭近王都又嘗爲周卿士今久不朝
王王命霸主責之遂於鄭詹之詰齊而執焉故次年
鄭伯遂如王室耳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穀梁云齊滅遂使人戍之遂因氏頜氏工婁氏
須遂氏飲戍者酒而盡殺之無遂矣曷爲言于遂以
能殺齊戍若遂之存也齊人指其將與卒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孔疏曰鄭詹自齊逃至魯而歸鄭[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鄭執政
有叔詹可見也

冬多麋

杜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徐戎也不言來而止言追言追而來自見與敗齊長勺同

秋有蜮

毛氏傳曰蜮短狐也居水中以氣射人輒生瘡毛詩所謂爲鬼爲蜮者南越水多產此嶺北即無矣魯中國地豈宜有故公羊曰以異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媵不書爲其有遂事書成九年左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孔疏曰鄄衛地蓋時陳侯娶衛女魯遣結送媵至衛從嫡而行適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正在鄄地結遂無公命而遂與盟然後送女此雖專事然聘

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返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雖彼解戎患而此齊宋仍伐且加以陳而其心固爲國也女稱婦者隱二年公羊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在途也陳人指陳侯也惟會盟征伐稱人屬臣下所以別於君也

夫人姜氏如莒

鐵壺氏曰內夫人出入必書舊史之文也違禮而出則書得禮則不書春秋之法也夫人之禮父母在歲一歸甯沒書之則不可勝書而違禮而行者其失亦

不可得而見矣然則無得禮而書者乎失禮而書者
譏也得禮而書者志變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是
也夫人之歸魯也貴聘而賤逆至而不致敬嬴仲遂
同心以構禍夫人至是蓋不安於魯矣故志其出而
並志其返也是他日君蕘子弑夫人大歸之端兆也
故特書以志其變焉惟得禮而歸甯者皆不書然後
知出而書者皆失禮也然後知得禮而特書者爲著
變也文姜之如齊也或在齊襄之世或在齊桓之世
而辭同文姜會齊侯于禚姦也聲姜會齊侯于卞爲
公請也而辭同文姜如齊非禮也出姜如齊歸甯也

而辭同何以別乎此據事直書而義自別者也不待異文以別之也文姜鳥獸行通乎襄以殺其夫君死於齊姜孫於齊既返於魯而奔齊襄者汲汲焉則書會書享書如不問而知其爲姦也若齊桓則義著於天下久矣自襄之死姜與齊絕已七年至是齊魯之邦交始通而姜靦顏以歸母家桓之失在欲結魯而不固拒耳他無嫌也若聲姜則桓之子或兄弟之子也其失在道會耳他無嫌也雖出姜如齊無以辨其爲得禮故書至以別焉以遵禮而行者皆不書至故知書至爲得禮也惟得禮而書至故知不書至者皆

孔子削之也何以知舊史之備書也爲舊史者非明於春秋之法也使夫人歸甯例不書則出姜亦不書而孔子亦無從而筆於經矣以出姜之歸甯書知凡夫人之歸甯備書也以出姜書至知凡夫人之備書至也春秋獨於出姜不削以著變而其義皆見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我之與鄭逃也然但聲其罪而已故皆以人來若媵陳而陳亦與伐必公子結盟鄄將媵婦積留在途故陳來責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杜註來告以大故書大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桓之攘戎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七月始葬必魯人諱有煩言或以爲當逆于廟不可禮葬或以爲君舍咎久難以責罪故莊公不得已赦除國人大罪若曰文姜即有大罪亦赦除也則葬以小君之禮而國人無言也抑醜矣故穀梁傳曰肆失也即赦也眚災也即罪過也大者肆赦小者可知概赦之也爲嫌天子許葬故須赦而後得葬也鐵壺氏曰夫人之謚從君見於經者宋共姬見於傳者鄭武姜文芊衛莊姜宣姜晉文嬴皆是也而內夫人無一從君之謚者蓋自文姜始也文姜以淫弒先君魯之臣子覺配以先君之謚而不安也故別爲謚自

此哀姜聲姜穆姜齊姜皆別謚矣

陳人殺公子禦寇

鐵壺氏曰殺公子大夫稱人者或國亂衆人擅殺或同班者自相殺皆不得不書人也葢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也非出於君之意不得稱君也愚按公羲謂兩下相殺不見於冊書以是爲有司之事而非王法所寓也書人者雖兩下相殺而事關於國亂無政非有司所得治者也故書人以徵亂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桓薄伐西鄙以聲我過而卽來修好又遣上卿至魯地而公與盟焉

冬公如齊納幣

齊桓一匡而公與之修好未爲失也然遂與結昏在莊公則爲不可而且於不可之中又失禮焉則卑惡矣齊魯雖世爲昏媾然先君身爲齊女所弒何心復取齊女況已有孟任爲夫人又娶齊女而並耦配嫡且不能以禮絕其母而小君葬之則宜終其喪乃未再期而遽行聘幣其不可非一端矣而又納幣不遣卿而親如齊隨又觀社如齊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親

逆雖古禮而時久不行公必行之又如齊逆而宗覿又男女同幣皆以媚强齊而悅新婚也以致哀姜擢冶淫佚釀成弑逆誰之咎與莊公惟中間長勺乘邱與郎三師用賢取勝差足自强始則不能防閑其母終則不能綱領其妻此齊人猗嗟之刺所以作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書至以徵其過也

祭叔來聘

不言使蓋祭叔自來聘也故穀梁曰不正其外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齊桓圖伯借祭社聚民以觀戎器與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則此齊桓耀兵而請公往觀公方修好故往時曹劌諫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言非太公用兵之法也又云諸侯不相觀祀言公往非禮也

荆人來聘

楚之通魯自此始荆稱人使其大夫來也以來通宗國則有謀而强矣故詳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觀社未已也又行遇禮穀齊地

蕭叔朝公

杜註曰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嘉禮野合非也

秋丹桓公楹

娶哀姜至三月必廟見先飾以誇耀之公羊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謂當白壁而黑柱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姑射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又爲會以盟之扈鄭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不言新宮而斥言桓宮惡莊也范註曰莊不子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不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毛氏傳曰公親逆當與姜氏同日入今異日公羊以為有孟任在宮姜不肯入必與公要約許遠孟任而後入焉夫婦瀆倫自此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毛氏傳曰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贄以見此同姓大夫行宗覿禮也但其贄大夫執羔雁宗婦用棗栗腶修而此通用幣以誇耀之非禮矣愚按古嚴男女之別至矣而尚有未盡者三代君娶令同姓大夫行

覿禮喪同姓大夫之妻入臨大享夫人出獻賓故春秋屢有淫殺之禍漢唐宋明其制漸密明宫帷無一男子得入皇后與外臣不通音問一代肅清可為萬世法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鐵壺氏曰羈旣葬先君且踰年而不稱爵何也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則不肯以君與世子為稱明矣蓋羈承國而赤介戎之力以入則羈之為正其迹顯著者也若赴詞不稱子不稱世子則非異國

之史所可意爲之稱者也胡氏於鄭忽曹羈皆曰不能君非也卓子庶孽甫立即弑猶正其君臣之名而於忽羈不與爲君何義哉

郭公

毛氏傳曰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者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如言乃賢君也何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乃亡字之誤且桓公適當其時因從之與僖十九年書梁亡例同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毛氏傳曰前十九年我媵婦於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修好而後我遣季友往答之此爲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杜註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　按杜註曰女氏叔字穀梁傳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俱係臆度之言蓋女叔名也祭仲仲可爲名則叔亦可爲名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曰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按周六月即正

陽之月也鼓不於朝社不用幣用牲非禮故記之

伯姬歸于杞

鐵壺氏曰內女歸不書此以後會洮求婦而著其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穀梁曰救日以鼓兵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以鼓衆謂鼓衆使用力隄遏而已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總之以非禮書也

冬公子友如陳

何詎曰如陳報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鐵壺氏曰殺大夫稱國以國法殺之也其殺之當否書總同也若不名則史闕其名也又曰春秋所書皆列國之卿也大夫之名無登冊書者而盟會帥師國殺皆曰大夫何也傳載齊晏嬰曰惟卿爲大夫蓋周制大國之卿班同王朝之大夫則以大夫書者舊史之文也王朝之大夫與大國之卿並書名其義蓋取

諸此矣按此去赤歸于曹僅年餘必赤介狄力以入大夫有順有否其順者助赤以殺否者也然無可考矣又按殺大夫書國以犯專殺大夫之禁也夫無專殺大夫大夫自天子出也專殺大夫自諸侯出矣春秋之季晉殺大夫多係大夫相屠非由君意則自大夫出矣其後陪臣各主其大夫互相攻殺如晉六卿變爲三家則春秋入於戰國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註宋序齊上主兵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註曰莊公女蓋以下有來寧之文而莊公無母必其女也伯姬爲杞成公夫人時杞惠公在位成尚未立必以事來會而非歸寧也故不入國左傳云非事也言非會遇之正事也故謹而書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霸成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謂譏其私行也杜氏曰原氏仲字非也本國之卿書名而外國之卿書

字此何意仲即名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入某出曰歸于某按歸甯常事何書必曾洮之事復假歸甯而來商也

莒慶來逆叔姬

據穀梁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此書來譏親與君接也杜云叔姬莊女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桓二年十二年皆稱杞侯此稱伯者

蓋時王降之也按此與會洮皆相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註云齊伐衛也城濮衛地蓋與公謀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據左傳莊十九年初莊王嬖子子穨有寵及惠王卽位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作亂因蘇氏是年秋奉子穨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穨奔衛衛侯朔以王人之救黔牟也出師同燕師伐周冬立子穨其明年春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

歸居於櫟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至莊二十有七年冬齊桓公再盟幽後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諸侯之伯且以衛立子頹請伐衛至是齊侯伐衛元惡朔已卒其子懿公戰敗數之以王命而還毛氏傳曰齊桓在軍而稱人者以大夫帥師也衛及齊戰者主及客也不書奉王命者奉命不誠削之也鐵壺氏曰齊桓之霸也列國禍難無不勤恤而子頹之亂未嘗過而問焉豈虢鄭以內諸侯執周政力能定王未嘗赴告

於外而不敢引爲已任與叔帶子朝之亂傳載告難於魯晉甚詳而子頽之亂無聞焉則不告於外可知矣按不赴告齊魯固也然王室之亂三年乃平齊魯豈遂無聞者而魯以宗國置而不問齊桓亦以謀霸未盛姑置後圖則其罪皆莫可解矣故書齊人伐衛見齊桓委之臣下而非躬擐甲胄以討鯨鯢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人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楚伐鄭而諸侯救之楚師宵遁齊桓救難恤小之一也

冬築郿

鐵壺氏曰凡邑曰城而此書築者城必崇郛郭樓櫓之制而築無之也

大無麥禾

毛氏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杜氏曰計食不足而後書也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曰禮也盬藷臧文仲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左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牧於坰野日中而入還廄是治廄當以秋分春非時也延廄名

夏鄭人侵宋

秋有蜚

毛氏傳蜚負蠜也蝗屬左傳曰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二邑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是時齊師將降鄣我將救之故師次於成而止而不前穀梁所謂欲救鄣而不能是也然則魯弱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鐵壺氏曰春秋初書降國二使服而爲已屬也書遷國者二公羊傳曰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其降之遷之何也重滅國也自莊以後無以降與遷書者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鐵壺氏曰內女適諸侯者不書卒叔姬以娣而書曾人閔其變而亟其節也胡氏以紀侯不卒微之非也叔姬歸酅故紀人猶得以禮葬而魯使人會葬若紀

侯寄食他國則彼不得成喪我無以會葬無由書於

冊書耳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曰謀山戎也杜註濟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

魯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曰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

北伐山戎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

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然則此齊桓一匡之前
茅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則齊桓來魯獻捷非禮矣
鐵壺氏曰齊侯之來蓋以報魯莊三至之勤用示昵
好而託獻捷同功以來蓋春秋爲天下患者莫如
楚而非得魯來之力不能與楚爭方是時秦晉虛徧

各守其疆中原惟魯宋鄭陳蔡而三國邊楚蔡已南折楚屢爭鄭而齊不能卻則諸侯搖心而覇業去矣且衛敗於狄邢亦困焉曹邾小國又不足恃惟魯宋無故地大力完桓公此年來魯明年過宋盖救鄭抑楚之師將以時舉矣而魯旋内亂是以楚再伐鄭而齊師不敢遽興直待魯僖即位數年而後伐楚之謀決焉觀貫與陽穀會宋之後隨要季友以盟則齊之急於得魯可知矣不然以管子謀國之詳而何爲此無名之舉哉

秋築臺于秦

杜註薛秦俱魯地名

冬不雨

鐵壺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一時而不雨者必多矣此何以書承大無麥禾有蜚之後一時不雨即以爲憂而書於冊亦猶桓宣承屢祲之後而書有年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毛氏傳曰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以職在俱曉也穀梁註曾邑謬矣小穀齊邑即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鐵壺氏曰春秋會遇盟戰之地皆不係

國必如彭城之披於楚虎牢之戍於晉而後還係之宋鄭也按齊桓一匡九合皆管仲之功也而經無見文故特書城小穀以表之其相齊也分四民成民事滋民財通魚鹽之利以利諸侯而國富制軌里連鄉以爲伍戎卒旅振旅治兵而國强正月之朝問鄉大夫屬大夫民有孝仁股肱拳勇勿蔽其不孝弟不用上令勿不告凡善皆得而舉凡不善皆得而誅而國治三選用賢而官得人爲游士以號召天下之賢士重皮幣以聘頫於諸侯來者垂橐而入稛載而歸反四鄰侵地而諸侯服故魯感其德而冀其庇小穀之

所以城也而他邦可知矣由是四方諸侯麇至於齊而管仲之廷亦造爲周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況齊爲二伯管子延接邦君因用塞門反坫而不知其不可也孔子譏其器小而亟稱其仁葢壽長尺短原不相掩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齊侯先之梁邱據穀梁在曹邾之間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築臺而臨黨氏黨氏者魯

大夫也見黨氏女孟任美公從之閟乃以夫人言許之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焉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於公子牙卽叔牙莊公之庶弟仲慶父同母弟也時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牙遂曰慶父才謂兄終弟及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才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於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曰卒者以罪不卽著而旣爲立後並不以誅告故

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八月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毛氏傳曰子者太子般其名也其稱卒以未成君也不言慶父弒者諱國惡也禮君在稱子君薨即位稱公此稱子亦以未成君之故與後子卒子野卒例並同釋例未葬稱子係在喪所稱若踰年則雖在喪亦稱公如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而經書公即位可驗也鐵壺氏曰子

卒而不地葬而不志義與成君同謂卒不宜地葬不宜志者非也緣子之心不敢以成君自居而國人待之猶君也王猛在喪而稱王子般弑而閔不行卽位之禮則子不異於成君審矣夫人之薨不地有常所也君薨宜於路寢而有不於路寢者備書之則子卒宜於喪次而不書則變矣　毛氏傳曰隱元年公羊註云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蓋立子先後視母貴賤次第秩然今閔公者少美

之子哀姜之娣所生也僖公者庶成風所生也而立孟任之子般何也莊公娶孟任爲夫人則孟任固嫡也至二十四年因求好齊桓再娶齊女於是以孟任非正娶抑孟任而尊姜氏則二耦匹嫡實爲非禮故哀姜無子則季友以孟任夫人原有嫡名毅然正名而立子般若閔之先僖則莊公旣抑孟任爲次妃成風不與孟任齒勢必降等爲次妃姪娣而少姜嫡姪娣宜先於二媵姪娣此又立法之不相遠者然則魯秉周禮此非周禮之餼羊也乎　按子般喪次宜從莊公於路寢而乃在黨氏者必哀姜與慶父蟠據宮

中恐爲所害也子般殺而成季奔陳著以姜慶之惡方熾去之以暴其惡且起國人之公憤也

公子慶父如齊

杜註曰慶父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